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禹敷土

敷道脩載叙乂皆治也

隨山刊木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冀州

堯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旣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楊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旣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旣脩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蠡縣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內懷縣漳水橫流入河衡橫也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

東坡先生書傳 卷五
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滏水衛水出常山靈壽

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兗州

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濟非

東坡先生詩傳 卷五
止於濟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爲九道其名據爾雅則徒駭也
太史也馬頰也覆釜也胡蘇也簡也潔也鈎槃也鬲
津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
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自鬲津
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
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
八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
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

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
之南簡潔鈎槃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堙
塞時有故道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
闕八荒以自廣故鄭玄云齊威公塞之同爲一河今
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
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澠沮會同

澠沮二水雷澤在濟陰成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

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幣帛盛於篚書曰篚厥玄黃

浮于濟潔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潔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海至遼東舜十二州分青爲營營州卽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嶠夷旣略維淄其道

嶠夷卽堯典嶠夷也略用功少也淄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鹵鹹地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錯雜也魚鰕之類

岱畎絲枲鈇怪石

畎谷也枲麻也鈇錫也怪石石似王者貢此八物

萊夷作牧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魚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牧芻牧也傳曰牧隰臯井衍沃蓋海水患除始芻牧也

厥篚檠絲

爾雅檠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縉堅韌異常萊

人謂之山蠶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

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
一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於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
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出桐柏山其原遠矣於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
大爲害尤甚喜其治故於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蓋縣
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二水旣治則二山可種

大野旣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之停
一曰豬

厥土赤埴墳

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進長曰漸藂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羽畎夏翟

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

泗水依山水中見石若浮於水上此石可爲磬

淮夷蠙珠暨魚

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屬出珠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縶絲也貢此六物

厥篚玄纁縞

玄黑縞縞白縞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謹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引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

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闢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汭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淮海惟揚州

北跨淮南跨海

彭蠡旣豬陽鳥攸居

陽鳥鴻鴈之屬也避寒就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

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之叙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至于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

東坡先生書傳 卷五
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已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旣入于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則安知滎之爲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旣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入于海踈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

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升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篠簜旣敷

篠竹箭也簜大竹闊節曰簜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瑤琨篠簜

瑤琨石似玉者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齒革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楛楠豫章之

類貢此數物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南海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爛

斑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末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汧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泗則達河矣

東坡先生書傳 卷五
荆及衡陽惟荊州

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爲荊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三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畝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筍江殷當也得水

所當行也

沱潛旣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荊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雲土夢作又

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王寢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纁縞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榦栝柏

柶柶也以爲弓榦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惟筥箛楛

筥箛美竹楛中矢幹貢此十物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筥箛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包匭菁茅

匭匣菁茅以供祭縮酒者

厥篚玄纁璣組

纁絳也三入爲纁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自洛
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自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兗
州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
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

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
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滎波既豬

沅水入河溢爲滎澤堯時滎澤常波而今始豬也今
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澤當在河北孔穎達
謂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導荷澤被孟豬

沅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
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或曰黑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貢此四物

厥篚織纊

細綿也

錫貢磬錯

治磬錯也以玉為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

發源此州而復出於荊州故於荊州亦云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日蒙頂祭山曰旅

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

熊羆狐狸織皮

以芻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河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入于渭亂于河

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黑水東至河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

東坡先生詩傳 卷五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涇屬渭汭

涇水入渭屬連也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澧水攸同

澧渭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

荆北條荆山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卽終南山有垂山卽惇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也幽地武威縣東有休屠

澤卽豬野

三危旣宅三苗丕叙

春秋傳曰先王居檇杓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

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琅玕石而似珠貢此二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

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叙
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
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叙

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卽叙而後崑崙析
枝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
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
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卽叙之下以記入河
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岍山在扶風卽吳岳也荆山北條荆山也孔子叙禹
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
也旣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
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

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山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東坡先生書傳 卷五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導嶓冢至于荆山

東條荆山

內方至于大别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二别山皆在漢上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蜀郡湔氏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卽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張掖郡剛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卽流沙也自此以下皆瀆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絕異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

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黎陽或曰

畢成臯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逆迎也旣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

于海卽渤海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嶓冢山在梁州南

又東爲滄浪之水

出荊州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卽漁父所歌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南入于江

東坡先生書傳 卷五
觸大別山而南

東匯澤爲彭蠡

匯迴

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在荊州楚詞云遺予佩兮澧浦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

迤迤邐也匯彭蠡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今金山以北取中冷水味旣殊絕稱之輕重亦異蓋
蜀江所爲也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

汶入濟也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

澧入渭也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又東會于涇

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此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者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豳地非此漆沮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澧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

書同文車同軌

四澳既宅

澳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

水火金木土穀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

錫土姓

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五百里甸服

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爲天子治田

百里賦納總

總藁稔并也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銍刈也刈其稔不納藁

三百里納秸服

精藁也以藁為藉薦之類可服用者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百里采

卿大夫之采地

二百里男邦

與百里采通為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三百里夷

雜夷俗也

二百里蔡

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五百里荒服

其法荒略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罪大者流于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五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禹之後其國扶風雋縣是也國語曰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比管蔡兄弟之國也甘扈之南郊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師其將皆命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東坡先生書傳 卷六
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左車左也主射右車右執戈矛攻治也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古者三人同一車而御在中也

車六馬兩服兩驂兩駢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此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度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故師行有社也戮人必於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以戰栗

予則孥戮汝

戮及其子曰孥堯舜之世爵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

東坡先生書傳 卷六
曰罪人以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啓與湯知德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真孥戮人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大康失邦

太康啓子也

昆弟五人

皆啓子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須待也

太康尸位

尸主也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貳攜貳也

乃盤遊無度

盤樂也

畋于有洛之表

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其去國之遠也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其君也春秋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忍堪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

母後焉而不歸，以著太康之不孝也。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皇祖禹也，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近而不可踈，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若自賢而愚人，以愚視天下，則一夫可以勝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則失天，失天則失國也。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當及其未明而圖之。

予臨兆民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馭民若朽索之馭馬，不已過乎？曰：天下皆有所恃，民恃有司以安其身，有司恃天子之法以安其位，惟天子無所恃，恃民心而已。民心攜則天子爲獨夫，謂之朽索，不亦宜乎？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東坡先生言集 卷六
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
三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
為律以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
之器至禹明具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

之器具在王府而吾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鬱陶憤懣也顏厚色愧也有讀曰又忸怩心慙也

胤征第四

夏書

羲和湏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時為四人今此有國邑而
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為一也按史
記及春秋傳晉魏絳吳伍員言帝太康帝仲康帝相
帝少康四世事甚詳蓋羿既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

康立而羿為政仲康崩其子相立相為羿所逐羿為
家眾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伐滅
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
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於綸少康布德以收
夏眾夏之遺臣靡收二斟之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與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
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
位之年如曹操之於漢司馬仲達之於魏也胤征之
事蓋出於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酒淫之臣
也而貳於羿蓋忠於夏也如王凌諸葛誕之叛晉尉

遲迥之叛隋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徃征之
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羲和之罪至於殺無赦然其
實狀止於酗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吏所辦耳何
至以六師取之乎夫酒荒廢職之人豈復有渠魁脅
從之事是強國得眾者也孔子叙書其篇曰羲和酒
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於此也曰胤徃征之者見
征伐號令之出於胤非仲康之命也此春秋之法曰
然則孔子何取於此篇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
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
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紂之眾既已倒戈然猶縱兵

以殺至於血流漂杵聖人何取焉予於書見聖人所
不取而猶存者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
誥釋斬衰而服衮冕也春秋晉侯召王而謂之巡狩
孔子書之於策曰天王狩于河陽若無簡牘之記則
後世以天王爲真狩也胤征之事孔氏必有師傳之
說也久遠而亡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國名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
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羲和之罪
止於日食不知故首引天事以誓之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

孟春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此周禮小宰之事而在
夏則適人之職也適之言聚也木鐸金口木舌也昔
者有文事則徇以木鐸有武事則徇以金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各執其事諫如虞人之箴也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

東坡先生書傳 卷六
官離次

官局所在曰次

俶擾天紀

俶始也擾亂也

選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日月合朔於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於軍中今無以加義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貳已者未嘗不以王室

爲辭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玉石俱焚言不擇善惡也天吏之勢猛於火故脅從染汙皆非其罪言此者以壞其黨與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先生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

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
后羿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
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予不可以
不辨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嚳都亳湯
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五篇皆商書也經亡而
序存文無所託故附夏書之末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梁國寧陵葛鄉也征葛事見孟子

東坡先生書傳 卷九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皆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大矣其信於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安焉非聖人而何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二臣名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六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七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

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湯之於伊尹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是也湯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而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其君臣相期如此故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明而廢之思庸而復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也玄德孔明雖非聖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於此矣玄德之將死也囑孔明曰禪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

東坡先生書傳 卷十
可以屬此乎孔明專蜀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
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爲竇武何進則爲曹
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爲殺伊
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陟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
自亳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陟爲出不意又言武王
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
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陟鳴條
之必在安邑西耶升陟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

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恃
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不取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
必往

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
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

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遏絕衆力以割夏邑
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
不可以不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
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
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
欲遷其社不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朶今定陶四篇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大坰地名史記作秦卷陶

仲虺作誥

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
薛以爲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

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爲病也大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

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

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於衆人之中知周

勃陳平於一世之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生畏法

見大敵勇此天所予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敝其國殘其民而已矣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短於智勇而厚於仁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人乃與吉凶歷年同出於天命蓋教成王不强其所無也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纘繼也服五服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

矯詐也臧善也式用也爽明肇啓也簡慢也帝旣不
善桀故用湯爲受命之君彰明其衆於天下而桀之
黨惡之流欲并我以啓其國若欲去莠秕然故小大
戰戰無罪而懼況我以德見忌乎蓋言我不放桀則
桀必滅我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已

如自己出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
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垂裕後昆

裕餘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裕廣也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求保天命

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媿不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於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勳德

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已乃爲無窮之恤以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况萬世之後乎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亳在梁國穀熟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言天降也順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請罪者爲桀謝罪請命者爲民祈福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飾也其理明甚炳然如丹青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亦慙德之言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

身披先生書傳 卷七
彝常也惰慢也戒諸侯之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庶幾能信此也

咎單作明居

一篇亡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

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

子太甲太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

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爲

成湯没而太甲立且於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

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經云

湯既没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也伊

尹稱湯以訓故孔子叙書亦以湯爲首殷道親親兄

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

親矣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妄也安國謂湯崩之
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經云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
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爲正猶
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
月爲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
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

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湯崩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故冢宰爲政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
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亳

東坡先生書傳 卷七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

戒其恃天命不脩人事

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言君明則臣忠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詩云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巫風也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謂諫也

具訓于蒙士

蒙童也士自童幼卽以此訓之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

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病與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爲寧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主則其慙有大於湯者矣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一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謾言湯爲天命之眷許也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太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助其君居集天下之衆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自周有終

自由也忠信爲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

辟君也敬其爲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忝辱也以不善爲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于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者省察也括隱括也度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舍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差則所中有尋丈之失矣言人君所爲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辭所以名言於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爲不義則性淪於習中皆成於惡也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王之不義以近羣小故也故獨使居於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先王之訓也迷讀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懷道以迷天下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亦二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始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爲君者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

不類猶失常也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孽妖也違追皆避也妖祥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於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

至者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麗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無罪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不及遠非明聰不擇善非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三 斁厭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

申重也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行仁義而王宋襄公行仁而亡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紂積鉅橋之

東坡先生書傳 卷七
栗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
同事則亡矣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慎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
能終始之尤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湯惟能如是勉敬厥德故能配天天無言無作而四
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邇

邇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
自邇慕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慎終于始

慮終必自其始慎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
汝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患不可勝慮事

不可勝爲矣故歎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亦治其元良而已此所謂要道也元始也良其良心也人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蘧蒨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未孚于休

天下之亂必始於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諶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東坡先生書傳 卷七
日新

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一也不幾桀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一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爲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予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斃此伏羲以來所傳要道也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衆人之言新則不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士之所求者爵祿而爵祿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爲民上者非爲爵祿也爲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非爲爵祿也爲民屈也知此則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後天位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東坡先生書傳 卷七
中無主者雖爲善皆僞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克綏先王之祿未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
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
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歟沃丁
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大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書曰在太戊時巫咸又王家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在陳留浚儀縣或曰今河

南敖倉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圮毀也都邑

爲水所毀凡十篇亡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七終



